



# 王统照论

刘增人〇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k825.6=71/2

# 王统照论

刘增人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青岛市 2000 年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

**王统照论**

刘增人 著

---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0531)2023919 传真：(0531)2050104

网 址：<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规 格：850mm×1168mm 32 开本

印 张：15 印张

插 页：2 插页

字 数：344 千字

书 号：ISBN 7—5328—3393—3/I · 94

定 价：16.90 元

---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引言.....	1
---------	---

### 上篇 人品论

一、文化定位 .....	9
1. 齐鲁文化的现代承传 .....	9
2. 中外文化的互渗互逆 .....	31
二、个性气质 .....	50
1. 家族烙印 .....	50
2. 婚恋遭际 .....	53
3. 诗人气质 .....	56
4. 时代精魂,青春气象 .....	59
三、民族意识 .....	73
四、人际关系 .....	85
1. 在文学研究会作家群中 .....	86
2. 在山东文化人群体中 .....	97

### 下篇 作品论

五、感伤的青春行旅—前期小说论 .....	107
1. 爱与美的追寻与幻灭——《春雨之夜》论 .....	107
2. 文体的创新与人生之谜的哲理性思考 ——《一叶》论 .....	125

<b>六、忧患深沉的中年意态，凝重宏阔的农村画卷</b>	
<b>——中期小说论</b>	144
1. 浓墨重彩的北国画卷——《山雨》	144
2. 深情关注北国农民的命运	147
3. 深入思考农村危机的症结	165
4. 营造朴实凝重的美学风格	172
5. 描绘惨烈宏阔的北国农村画卷	177
<b>七、高压下的挣扎与突围——后期小说论</b>	186
1. 从关注现实到演绎历史——《春花》《双清》论	187
2. 从呼号奋发到象征隐喻——《华亭鹤》论	210
3. 时代总主题：贫困、战乱、死亡——《灰脊大衣》 《小天分人的生与死》论	215
<b>八、诗形与诗质的嬗变：旧诗→新诗→旧诗</b>	221
1. 他与诗缔结了终生的盟约	221
2. 重真、主情的诗歌观念	222
3. 少年诗人的抑郁情怀——《剑啸庐诗草》论	229
4. 以诗探究人生的奥秘——《童心》论	237
5. 向大时代靠拢的努力——《这时代》《夜行集》 论	242
6. 抗战声中的歌吹——《横吹集》《江南曲》《题石集》 “抗战歌吟”论	254
7. 新时代的清新颂歌——《鹊华小集》及其他	262
8. 诗的历程	267
<b>九、多姿多彩的散文世界</b>	270
1. 纪游之什——《北国之春》《游痕》《欧游散记》 论	272
2. 抒情之什——《片云集》《青纱帐》《繁辞集》《去来今》 《听潮梦语》论	306

3. 怀人之什	317
<b>十、文体建设的先驱</b>	<b>323</b>
1. 多样化的文体创作实践	325
2. 小说体式的创新	327
3. 现代文学批评的倡导	334
4. 参差错落的文学语言	348
<b>附论 编辑生涯</b>	<b>358</b>
1. 《中国大学学报》	359
2. 《曙光》	360
3. 《晨光》	364
4. 《文学旬刊》	366
5. 《自由周刊》	371
6. 《青潮月刊》	376
7. 《避暑录话》	377
8. 《文学》	381
9. 《大英夜报·七月》	400
10. 《潮音》等青岛副刊	402
<b>附录一、王统照生平及文学活动年表</b>	<b>407</b>
<b>附录二、王统照著作书目</b>	<b>428</b>
<b>附录三、王统照名、字、笔名录</b>	<b>460</b>
<b>结语</b>	<b>465</b>
<b>主要参考文献目录</b>	<b>469</b>

## 引言

齐鲁旧邦，文风泱泱。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的山东大地，从来就是一方文采风流世代传习的宝地，人才辈出，佳作联袂，影响泽被四方，哲理诏告百世。近代以降，虽屡遭战乱，又兼地土贫瘠，以致兵联祸结，民穷财尽，文化事业颇近萎缩；但仍不乏健者，奔走呼号，有的投身共产主义的宣传、组织，关注革命事业的进展，如王尽美，有的致力人文精神的介绍、阐发，推进新文学事业的进程，如王统照……都在近百年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业绩，成为山东人民的骄傲，齐鲁新文化的光辉代表。

王统照出生于文化教育素称发达的山东省诸城市相州镇的书香门第，自幼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熏陶，又兼天资聪颖，勤奋诵读，长于思考和练习，对以齐鲁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感受深切，学养丰厚，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最合适传承人物。少年至青年时代，他在省城济南和古都北京就读，亲身经历了从“辛亥”前后到“五四”前后的巨大历史变革，从欧风美雨中积极地吸纳了有益的营养，为齐鲁文化的现代演化，为中西文化的交汇融合，开掘了最畅通无阻的渠道。无论从主体条件还是客观情势来看，他无疑都是齐鲁文化优秀的现代传人。

1919年，王统照作为中国大学的学生，走上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五四之日的集会游行，是山东人中参加五四政治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人。他又是中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是该会在北

京地区的实际主持人。他的小说、散文、新诗、翻译、文学批评等，以独具的风采和个性，大大丰富、充实了五四新文学的实绩，壮大了五四新文学的声威，是继鲁迅等先驱、大师之后而与叶圣陶、谢冰心、朱自清、许地山等同辈的当之无愧的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他大力倡导现实主义，但又不拘泥于一种创作方法与艺术精神，而是以开放的姿态与宽容的精神，广泛吸纳世界文艺思潮，兼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既以风格的多样性引人注目，更以贡献的多样性奠定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2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事业的与感情的、社会的与家庭的种种原因，他从新文学的中心北京急流勇退，孤独地定居青岛，度过了落寞、忧伤的几度岁月。对外的联系稀少了，创作的产量减少了，但内心的痛苦和忆念，却在长期的思考、酝酿中结晶为几篇精美的文字，在他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占据着今天看来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在自我寂寞痛苦的岁月里，他不忘热情地培育文学的新芽，一面主持了青岛第一家新文学期刊《青潮》的创刊，掀开了青岛乃至山东新文学运动的第一页，一面自觉地充当了臧克家、吴伯箫、王亚平、于黑丁等大有希望的青年人的文学领路人，为新文学培育了一批活跃在三四十年代的作家、诗人。

1931年的东北之行，是他冲破封闭走向新的文学创作高潮的重要契机。他在东北，目睹了强寇侵陵、国土沦丧、当局昏聩腐败、民众浑浑噩噩的现实，激发出难以抑制的爱国情感，孕育了他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山雨》以及一批与此主题相关的小说、散文，为30年代中国文坛，增添了一分以呼吁反帝救亡、正视国难现实为题材的重大收获。由于较长时期生活于山东的城乡，他的家族的生计又密切地联系着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北方农村的经济状况与北方农民的心

理状况，一直是他潜心观察、深入思考的中心，更是他魂牵梦系、郁结内心的一种情结。这种考察、这种情结，1933年艺术地外化为《山雨》，成为30年代描绘北方农村画卷、北方农民心态的史诗性巨著，与茅盾的《子夜》一起，分别从都市和乡村两个主要侧面，共同支撑起反映中国最切近的现实的小说天地。

由于《山雨》以那样广阔的画面、那样生动的笔触描绘出30年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急存亡的情势，对国人是一种警示，对当局自然是一种威胁，于是他有了载入“黑名单”的“光荣”。这迫使他匆忙出走，避祸欧洲。1934年一年之内，他横海欧游，历经八国，一面对欧陆风情与西方文明有了比较深切的感受，另一面更滋生出对吾国吾民的炽热情感，促使他以更忘我的姿态，投身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学活动。他在这里主编当时国内大型的纯文学期刊《文学》，形成30年代中国的又一文学中心。他主持的《文学》月刊，兼顾创作与翻译，重视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是老作家推出力作的重要阵地，更是文学青年发表崭露头角的处女作的园圃。他在这里写下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形成他的又一个创作的高潮。他在这里亲历了“八一三”的耻辱和恐怖，于是当国难来临的时候，临危不惧，处乱不惊，而是以惊人的坚韧的精神力量，从抗战前到沦陷后，从奔走呼号呼唤国魂，到隐姓埋名誓不与敌伪共戴一天，不屈、不移、不淫，挺立两间，在新的情势下谱写了又一曲中华民族的正气歌。即使在最艰危的岁月里，他也从来没有丝毫放弃过自己作为一个华夏子民的责任，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责任。历史就是这样写下来的：他是中华民族的忠诚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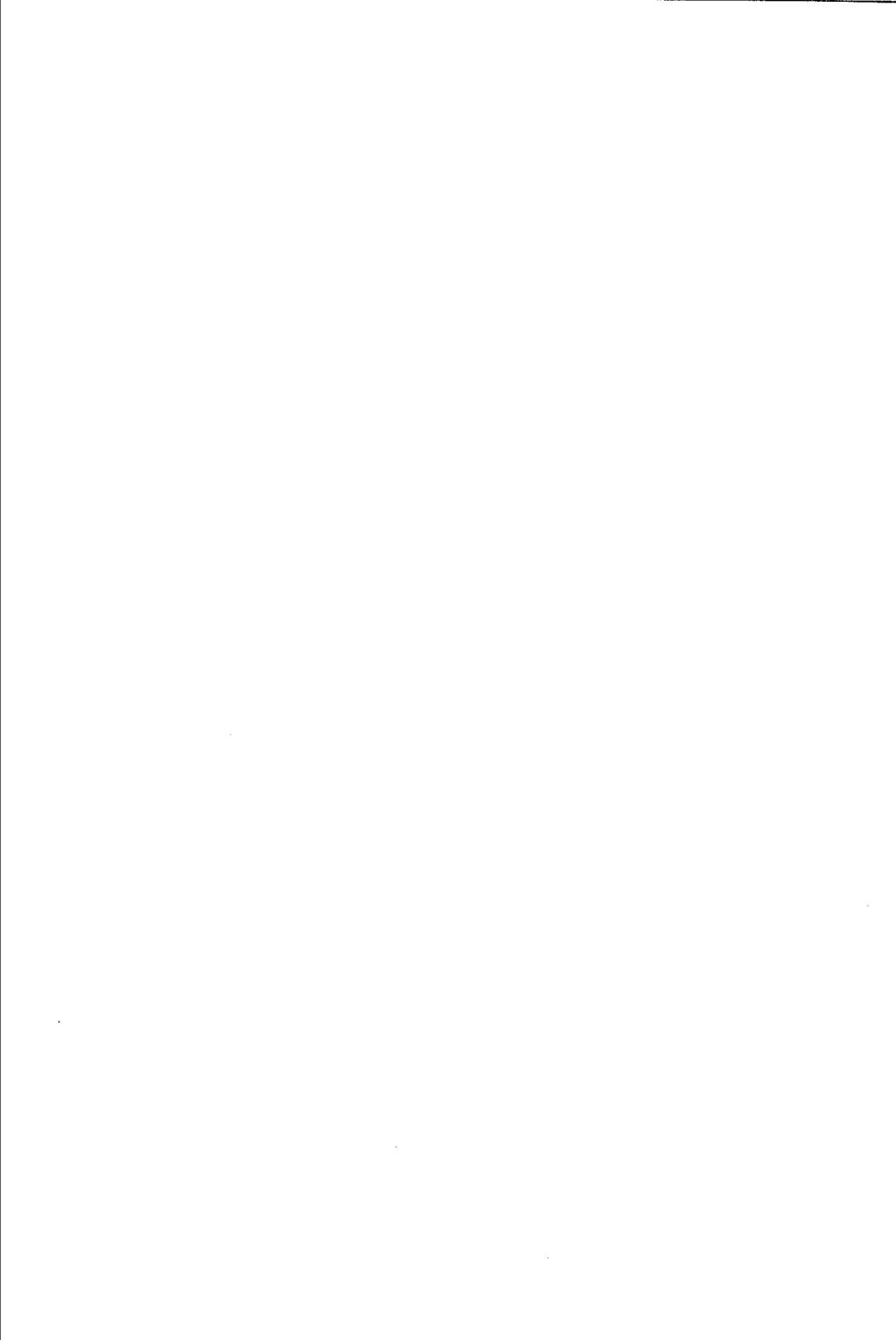
抗战胜利前夕，他回到青岛，本拟在这里收拾残局，为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没想到翘盼了整整八年的“胜

利”，竟是那样令人心寒！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很快地把他推向与爱国学生、民主运动同步前进的时代潮流。在这里，他编辑过几种副刊，但不幸一一短命；他在山东大学任教，又因支持学生而遭解聘；他的知心的朋友如郑振铎、叶圣陶，又远在他乡；他的思想感情，已经没有可以畅所欲言自由发抒的阵地……于是，痛苦和愤激，便以更加深厚浓重的形态，袭击和征服了这位具有沉郁而婉曲的个性的老作家。偶尔发表的几篇文字，处处透露出旧时代临近灭亡时的贫困、战乱与死亡的总主题。

幸而解放大军及时地进驻青岛，把已经苦闷到极点的作家一举解救出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王统照的布满乌云的心，于是被和风丽日装点得空前美好，他的作品的基调，也顿时变得明朗开阔起来。他以多病之身，忘我地投入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开创与建设，特别是山东、青岛的革命文艺事业的奠基。从图书馆到影剧院，到现代吕剧到《聊斋》版本，他都有关注的兴致，因为这是人民、人民的政府交给的事业。重任在肩，他只好放下手中写惯了小说、散文的笔，写工作报告，写发言稿，参加各种会议和汇演。本来就多病的身体，在繁重的不熟悉的工作中日益衰弱起来。50年代中期，已经是病势沉沉，整个冬天都是拥炉而坐足不出户，但还是抱病写下关于文艺理论的一组短文，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书桌上摊开的，还是开篇不久的以胶东近代历史沿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胶州湾》的手稿，在他病得喘气都极其困难的时候，还在心心念念为山东省图书馆购置图书……，事事处处，都在证明着他的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山东的文化、文学事业！……

但显然，对他的研究，与他对中国新文学、山东新文学的贡献，是颇不相称的。我们还没有一部像样的理论专著，

系统论述他的文学事业的得失，还没有一种文学史，以令人信服的表述，梳理他的文学历程与心灵历程，还没有一种兼通中外的著作，详尽地描述他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和区别，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他在新文学文体建构中的作用和意义，他的文学语言的优长和不足，他的文学理论与文艺批评的特点与建树……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对王统照的研究，我们所有的，仅仅是一种基础，一种前导。而这一任务，毫无疑问是应该由山东的学者自觉承担的。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笔者不揣浅陋，发愿要写一部尽量科学的王统照研究的学术专著。至于这部书的学术含量究竟如何，观点与材料的科学性如何，正待贤明的读者公断。



**上篇**

人  
品  
论



## 一、文化定位

### 1. 齐鲁文化的现代承传

齐鲁文化是孕生东方文明的文化母体之一，从山东走出去的现代作家王统照，则是齐鲁文化理想的现代传人之一。

1981年9月，山东省沂源县骑子鞍山的东麓，出土了若干远古人类化石的残片，证明这里早在大约50万年以前，就已经活动着北京猿人的同胞，这就是与周口店“山顶洞人”不同系列的、被定名为“沂源人”的又一种中国猿人。这证明，山东人也是最早的中国人。

此后，考古学家还陆续从与沂源毗邻的山东沂水、日照、新泰、郯城、临沂等地先后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从那些打制削磨得日益精细的石器工具中，人类从猿到人的演变轨迹，特别是从山地向平原移居的环境变化，从狩猎、采集到兼营渔猎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依稀可以辨识、推想而知。这说明，山东是中国最早的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到新石器时代，山东的文化遗址，就更为广泛。几千处有价值的文化遗址，几乎遍及山东全境，形成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这一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山东大汶口、莒县、诸城等地出土的陶器上的图像符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

为就是图像文字，是比殷代甲骨文字还要早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字。这也就给学术界提供了山东文化是东方文明最早发祥地之一的可靠证据。这一时期的山东人，被称为东夷人；这一时期的山东文化，也被称为东夷文化。《说文解字》指出：“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可见，最晚从汉代起，山东人体魄高大，能使强弓硬弩而善射，就已经是公认的特征了。

华夏民族正式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山东地区就日益成为华夏文化的中心地带之一。周武王灭商以后不久病故，其子成王即位，周公旦辅之，封周公长子伯禽为鲁侯，都曲阜；封太公吕尚（姜子牙）为齐侯，都营丘（今山东临淄）；由此，齐、鲁两国正式建制，也便成为山东的代称。齐鲁文化，也便是齐文化与鲁文化互补整合后的综称。

古人心目中的“齐”，即肚脐之脐，是他们意识中人体的最重要的部位之一。上古的齐人，以自己所居住的地带为天下中心，故称为齐。齐国最早的领袖，是在《封神演义》中大显身手的姜太公吕尚。他封侯以后，一面以武力征服了当地部族的反抗，一面在文化上“因其俗，简其礼”，宽容地容纳了当地的土著文化。在经济上他重视通商，便利渔盐，农、工、商并重以富民强国；在政治上尊贤尚功，礼贤下士，为一大批出身寒微的有识之士开通了走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治国济世的道路。此后的管仲和晏婴，都非贵族出身，但却都是优秀的安邦定国的股肱大臣。姜太公以兼容和务实、宽容和礼贤为治国方略，既奠定了齐国八百年的基业，又突出了齐文化的主要特征，在促使山东文化早熟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在太公治齐路线的基础上，对内富民强国，对外尊王攘夷，以频繁的会盟促进了齐地区域文化的交流。他的“九合诸侯”的事

业，他对中华大一统的倡导和维护，为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开先河发先声，促进了齐文化的成熟。著名的贤相晏婴相齐时期，齐文化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他倡导“以礼治国”。所谓“礼”，即《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所谓“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这与孔子所大声疾呼的“礼”，在精神上已有许多共通之处，显示出齐、鲁文化汇流的趋向。他吸收了周鲁文化中的重民观念，继承了管仲的“民为邦本”的思想，从理论到实践都十分注重保民与爱民，从而给齐文化带来了新的生机，新的内涵。战国时期，从齐威王到齐宣王，在稷下即齐国都城临淄西门南首的稷门开辟学宫，招揽文学游说之士数千人，在此讲学与议论，形成非常显赫的文化中心。淳于髡、邹衍、田骈、接子、慎到、宋钘、尹文、环渊、田巴、鲁仲连、荀况等一大批文学家、政治家、义士、哲人，都曾在这里著书立说，讲学授徒，或议论朝政，臧否天下，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契机，被历史学家称为“稷下学宫”。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指出：“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学界则认为，稷下学宫的创辟，为多种学术思想提供了讲学著述和论辩交锋的适宜的场所与氛围，代表不同类型与不同区域文化的学说体系、观念形态，在这里交流、融合，互相影响，推动战国时代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所以，这既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标志，推动着当时政治的走向昌明，又空前地提高了中国文人的独立观念和人格意识，促进了素朴的民主氛围的形成和发展。那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正是孕育开放型的文化形态的精神圣殿。从太公封齐到秦始皇一统六国，在八百余年的历史沿革中，齐文化逐步形成了以务实、变革和开放为主要精神特征的区域